

駢體文鈔

冊六

新編大辭

一

駢體文鈔卷二十

論類

賈生過秦○○○

學傳左氏時近短長竟無一語出入其間故奇○以駢體為名不當入此文既收此篇何以遺仲舒對策

○韓潮蘇海皆滿滄耳○左思云著論準過秦題去論字而錄冠論體亦得不必拘於著書非文章之說文章豈有不源於著書者

文之次第當從史記秦亡於子嬰故首責子嬰之不善救敗而歸

諸壅蔽傷國正意具于此矣下乃補出形勢之不足恃以圓險阻

難犯之說未乃暢言取與守不同術見秦不亡于子嬰而亡于始

皇二世以補注遂過不變暴虐重禍二語而意則側重始皇故前

後以救敗正傾相呼應

李氏云次第當從史記要亦遷就之言始皇二世子嬰層遞而下而結束以先王知

壅閉之傷國云云秦之盛也以下總攝上文為後王正告是著書本義史公則以子嬰猶可全秦故移其前後觀典引可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

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

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

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

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無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

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

鬪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
 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
 趙宋衛中山之衆于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
 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
 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
 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
 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

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于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呾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

山之君鋤耨棘矜非鏃于句戟長鍛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
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
六合爲家穀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
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
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既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
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
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
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
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
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
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
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二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
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
甘糟糠。天下之罄罄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
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
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
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
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
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
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
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

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勿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班叔皮王命論

○起伏結撰盡言盡意遂成東京文體匡劉而後此其轉候○所謂頓之山立導之泉流○言在

此而意在彼

安徐重固

匡劉以下之文此評盡之而子政標姚矣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

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饑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懼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鷲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稅之

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乘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賞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

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覲覲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李蕭遠運命論

○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此文注脚○希世苟合一節與感所由○處處即東即起晉以

後人不能矣。○奇氣噴薄，要亦憤懣之言。○駿足奔馳，源出國策，與李斯逐客督責二篇亦相出入。

可謂浩乎沛然矣。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元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各

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

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許於主。獨立之負於俗。

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徵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除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知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